哨所纪事

■张 强 刘昌炜

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，写下绿色诗行

群山静默无言，阵阵清风拂过边防官兵的脸颊。炙热的艳阳高悬在海拔4000多米的达坂上空，雪白的山峰在阳光照耀下格外璀璨，融化的雪水自山上流下，汇聚成水声潺潺的溪流。

穿过溪流，一片针杉林赫然出现在眼前。郁郁葱葱的针杉之中，一座哨所静静矗立。

一

一级上士卢刚是第一批参与修建、入驻哨所的官兵之一。当时，大家秉承着“树能长的地方人就能活”的信念，将哨所建在了针杉林的旁边。

哨所四周被高山环抱，阳光成了这里最稀缺的资源。由于常年日照时间不到4小时，生长在这里的针杉会更加努力向上生长，汲取每一缕阳光。

以前，哨所用电要靠太阳能，也没有网络和电话，官兵来到这里就会暂时失去和家人的联系。这里由于海拔较高，饭也难以煮熟。

对于哨所官兵来说，生活的艰苦都不算困难，真正令他们担忧的，是特殊地理环境可能引发的自然灾害。

那年，一场大雨袭击了整个地区，本就崎岖的道路被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破坏殆尽，哨所一下子成了孤岛。

大雨下了几天，班长尚俊贤发现仅剩的土豆和胡萝卜都发霉烂掉了，哨所周边除了那片针杉林就只有石头，生活物资开始告急。

暮色降临，只有哨所的窗户里发出微微灯光。尚俊贤召开紧急会议，官兵神色凝重地围坐在一起。

“外面雷雨那么大，连队的物资很难送过来，只有一个办法。”尚俊贤看着漆黑的窗外若有所思。

“我们要主动出去寻找救援吗？”卢刚有些犹豫。

“对。”尚俊贤下定决心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尚俊贤与战友们骑上军马，冒雨出发了。

一路上，尽是被泥石流冲毁的破碎山石。达坂之下的山路也被淤泥堵住。卢刚的军马停在被毁的道路前，一时不知道该往哪里走。

突然，一块巨石从侧边向着卢刚的方向快速滚落，可他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。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尚俊贤骑马撞向卢刚的军马，这才躲过了滚石。

“这里太危险了，我们得赶紧想办法上去。”尚俊贤对卢刚说。

在哨所官兵四处寻找道路的时候，连队官兵正想尽办法向哨所运送物资。连长带着运送物资的小队，已经来到了达坂上面。

一匹驮着物资的军马，前腿陷入泥潭中动弹不得，战士们一手拉着它的缰绳，一手拉着其他军马，才将它拖出泥潭。危险随时会发生，天也是雾蒙蒙的，连队官兵只能在达坂上观察情况，寻找安全的运送路线。

就这样，两支队伍都在积极寻找着可行的路线。最后，尚俊贤凭借着多年的戍边经验，找到一条完好的山路，带着队伍成功爬上了达坂。

在达坂相遇的时候，两队官兵先是惊讶，然后喜极而泣，紧紧拥抱在一起。这种相互牵挂的团结和永不放弃的精神，让官兵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深深扎根、向上生长。

二

近些年，哨所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，不仅用电用水等条件改善，电话信号、网络信号更给官兵带来了方便。

自从哨所有了网络信号，一级上士杨家友便喜欢在针杉林里给家人打视频电话。茂密的针杉挡住了简朴的房屋和荒凉的山石，只给屏幕另一头的家人留下葱茏茂密的希望。

每次给妻子杨芯蕊打电话，杨家友都会感到深深的亏欠。

几年前，杨家友和杨芯蕊携手走进婚姻殿堂。婚礼结束没多久，杨家友就回到了连队。孩子出生的时候，他还守在哨所……由于杨家友常年不在家，杨芯蕊要一边工作一边照顾老人和孩子，但她从来没有一丝怨言。她是丈夫的坚强后盾，经常鼓励丈夫：“卫国戍边，无上光荣。”

前年春节，杨家友回家过年。当他推开家门，妻子和父母已经等候多时。母亲佝偻着身体，脸上的皱纹笑成一团：“咱们一家人过个团圆年。”

在杨家友日记本的首页，妻子写了这么一段话：“家国”国为大，“忠孝”忠为先，你守护“大家”，我守护我们的“小家”。

杨家友每每看到这句话都会忍不住掉眼泪，也更加坚定了坚守战位的信念。

这次休假，杨家友特意带了一棵小针杉苗，回家种在院子里，他对妻子说：“就让它留在你们的身边吧。希望小针杉替我陪伴女儿茁壮成长，每当你们看到它就会想起我。”

三

战士买合木提打小就有一股执拗劲儿，越是难以做到的事，他越要尝试尝试。

经过新兵连3个月的磨砺后，买合木提来到了边防连。他出色的成绩和不服输的精神很快吸引了杨家友的注意。那天晚上，杨家友向买合木提介绍了哨所的环境和工作，买合木提毫不犹豫地决定和他一起前往哨所。

翻越达坂后，买合木提看到了远处那片针杉。班长说，这就是他们要坚守的地方。

到达哨所不久，任务也随之而来。哨长李世伟要带着大家前往界标，检查和维修设施设备，这让从未见过界标的买合木提兴奋不已。

令买合木提没想到的是，第一次巡逻就让他吃尽苦头。杨家友叮嘱他轻装简行，减轻负重。于是买合木提只带了必需的保障用品。可即使这样轻装上阵，没过多久，他依旧累得直不起腰来。

巡逻路途中，额头上的汗珠不停往外冒，买合木提跟不上大部队，又不甘心半途而废。在战友们的鼓励下，他硬是咬着牙，手脚并用爬上了达坂。

“达坂虽高，但也没有那么高，一直往上爬总能登顶。”李世伟的话平淡质朴，给了买合木提别样的鼓励。

此刻，买合木提并不知道，登上达坂只是开始。达坂的海拔有4000多米，可从达坂到最高的山顶还有一段山路。

看着踉跄的买合木提，杨家友意识到他这是缺氧了，连忙让他坐在一块石头上。

杨家友说：“别逞强，先休息会儿。”

买合木提满脸通红喘着粗气，说不出话来。

“真是个倔小子。”杨家友打开医疗包，取出便携式氧气瓶给买合木提吸上了氧气。10分钟后，巡逻队伍再次出发，他们彼此拉着手爬完了最后的路程。到达目的地后，买合木提抚摸着界标不禁热泪盈眶。

回到哨所，杨家友送给买合木提10颗针杉种子，对他说道：“你成了一名真正的边防军人，送你10颗针杉种子，希望你亲手种下它们，让它们在祖国的边关生根发芽。”

买合木提望向窗外葱郁的针杉，心里想着，这片针杉林之中，有多少哨所官兵亲手种下的种子呢？哨所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，官兵换了一茬又一茬，唯有针杉树木只增不减。针杉寄托着边防军人的信念，根深叶茂，只增不减。

凝望那片海

■张飞龙

感 念

升华，情感的诗与远方

一大早，已年近80岁的老人安业增，换上一身崭新干净的黑绒夹克和棉布胶鞋，坐上了前往机场的大巴。

雨后的乡村道路泥泞不平，大巴车一摇一晃。安业增怀抱着一个布袋，支着苍老的面庞倚靠在窗前，布袋口露出的一缕松叶依偎在他的肩头。松叶头上淡淡的露珠透着雨后的阳光，晶莹剔透。他身旁的老伴闭着眼，半靠在座椅上，肩膀上挂着的布袋里装着几捆干蒜和大葱。

前一夜，老人辗转未眠。

望着窗外的田间地头，安业增的脑海中不断浮现着哥哥安业民参军前的模样——年轻、坚毅、勇敢、爱笑、不怕苦……而看着倒映在车窗玻璃上早已满脸皱纹的自己，安业增不停呢喃着什么，声音极小。

今天，他们老两口在儿女的陪伴下，将要去往那个令他多年魂牵梦绕的地方。

老两口这辈子从未出过远门，到达机场已近中午。

在安业增的印象中，哥哥安业民从小就承担起家的责任。当时有一支解放军队伍短时间驻扎在村口。14岁的安业民经常背着弟弟安业增，一边咯吱咯吱地推着磨盘，一边听解放军老兵讲打仗的故事，参军的种子在那时就生根发芽。直到1957年3月，两次应征才入伍的安业民如愿坐上了南下的军列。

安业增记得，在得知哥哥即将参军的那几天，整个村里人都来了，将鸡蛋和玉米饼子不停地往安业民怀里塞，最后还是母亲将东西一一退还。

启程那天，母亲怕安业民水土不服，给他的包里装满了自家种的干蒜和大葱，并反复叮嘱：“到部队了，要好好干，报效祖国！”

胸前戴上红花参军的那一天，安业增向哥哥承诺，等他回来时，要识200个字……没想到，这次再见便是永别。

哥哥最后一次来信，也是兄弟“约定”的开始。那天傍晚，落日余晖伴着轻风洒满田野，轻抚着金黄的麦田。风吹麦浪时的簌簌声响，丝毫未曾打破这乡村路口的平静。安业增系着红领巾蹲在村口，看着远处邮递员骑着自行车摇晃而来。自行车停下，邮递员将一封信件递给期待已久的安业增。

安业增舍不得自己打开，一路小跑回家把信交给父亲。在全家人紧张期待的目光之中，父亲点上蜡烛，打开信件朗读起来。

“革命战士之所以活着，只应该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对人民有用，在战斗的紧要关头，我一定勇往直前，毫不退缩，为家人争光……在这儿每天训练很紧张很充实……告诉增儿，这里的海很蓝很美，等他长大了，我带他来看大海……”

听到哥哥平安无事，一家人悬着的心才落到了肚子里。哥哥的嘱托令安业增热血澎湃，既为哥哥骄傲，又向往战士的荣誉。

装在信封里的，还有一小枝15厘米长、裹着泥土的海松苗。在父亲的帮助下，安业增把海松苗种在了村口。

“哥，我现在能识200多个字了，你啥时能回来……”那天，安业增正在给哥哥写回信，收音机里忽然传来噩耗。“年仅21岁的安业民，为保护火炮，在严重烧伤的情况下，坚持不下火线，直至战斗结束。最终，他因伤势过重、抢救无效而牺牲，永远地离开了我们，我们永远缅怀他。”

那几天，11岁的安业增经常独坐在村口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。他的眼睛直勾勾地望着邮递员来的方向，一坐就是一整天。

“或许，告别家乡，坐上军列的那一天，哥哥就作好了牺牲的准备。”几十年过去了，每当打开那封早已泛黄的书信，安业增仍会泪流满面。

村口的海松渐渐长大，每当微风吹过，当年哥哥“等他长大了，我带他来看大海”的话就随风摇曳着他的思绪。

“岁数大了，等不了了，现在就想去哥哥曾经战斗的地方看看！”去年2月，安业增老人下定决心要完成与哥哥的约定。他不顾年迈的身体和种种疾病，义无反顾踏上了旅程。

跨越2600多公里，历经两天的颠簸辗转，安业增一家人终于抵达了目的地——福建东南沿海某烈士陵园。

到达烈士陵园后，老人面色凝重、一言不发。他脚步沉重地走向每一件展品。每到一处，他都仔细地看，似乎要隔着玻璃展柜，用目光抚过哥哥曾经穿用过的军服、电话机、水壶、日记……

“这张照片中那个戴红领巾的小男孩，就是我……”看到当年追悼会时的合影照片，安业增一眼认出了年幼的自己。

当走到安业民的纪念碑前时，安业增再也控制不住心中的情感。他跪在碑前，凹陷的双眼盈满泪水。“哥，我来了！我来看你了！”

他伸出颤颤巍巍的胳膊，从上到下一遍遍抚摸着石碑。随后，他从布袋里拿出从家乡带来的干蒜、大葱和松枝，小心翼翼地整理好，整整齐齐地摆在碑前。

做完这一切，安业增挺起身子抬头望去，远方的大海一望无际，静美辽阔。海岸上，浅滩处的浪花轻轻拍打着岩石。岩石两侧，健壮的海岸青松是那样苍翠、笔直。这就是哥哥想带他看的景象吗？安业增盯着大海凝望了许久。

“这海真蓝……真美……”安业增口中不停地念叨着。

晨光之中，老人的眼睛有些模糊，和他一同祭扫的海军战士挺拔的身影，与记忆中的哥哥重叠。

这一刻，老人心里格外满足。哥哥牺牲60余年，但战士的品格，依旧在后辈军人之中传承。

直到离开坐上飞机后，安业增依然念叨着一句话：“终于见到了，这海真蓝……真美……”

风中乡愁

■李永海

乡情一缕

温暖乡愁，深情凝望

暖风吹来，似乎带来了故乡的气息。故乡夏日的风，吹得核桃泛青、樱桃泛红。乡间田野，丝丝柳枝随风摇曳，婀娜多姿，泥土伴着青草的芳香，让人心旷神怡。

一年四季，各美其美，春光融融、夏日炎炎、秋水澹澹、冬雪皑皑。春华秋实，在于夏的生长。如期而至的夏，托起了春的希望、秋的喜悦。

豫南故乡的麦子早熟，风吹麦浪，一片金黄。一片金黄的麦穗，齐声合奏出田园乐曲，合奏出夏日的歌谣。

记忆中的故乡，日子就在繁华与喧嚣中，编写成一首古朴的诗歌。18岁那年，我从大别山深处应征入伍。回望来时路，每一步都步履铿锵，每一步都令人难忘。这些年，我辗转多座军营，离故乡越来越远。每当夏日来临，麦子黄时，我的内心总会滋长一丝情愫，如六月的阳光，晴暖宜人，映照着我的笑脸，随着我像河流一样流淌向远方。

夏日除了随意、自由生长的万物，就连植物投下的影子似乎也有了几分张扬的意味。“绿树阴浓夏日长”，阳光下斑驳的树影此时竟然变得厚重起来。“竹摇清影罩幽窗，两两时禽噪夕阳。”夏日的竹影是动态的、活跃的，伴随着风的轻快和鸟雀的活力。

除了摇曳的树影，还有什么拨动我的心弦？是对故乡的思念。

故乡呀，离别多日的我回来了，胸前挂着军功章。

看繁花四季，品山明水秀。绿水青山、蓝天白云已成为乡亲们的幸福底色。

夏日的故乡，草木茂盛、碧水幽幽，构成一派旖旎的风光。再回到故乡，每一处风景依然有熟悉的味道。我情思翩跹，希望能回到儿时的夏天，放松、游戏、成长。

进入夏季，豫南变得多雨，“飒飒东风细雨来，芙蓉塘外有轻雷。”细雨轻雷倒也别有一番滋味。

静立池塘边，雨点滴落在荷叶上，韵致美妙，意境悠远。

故乡，总有一朵绽放的花儿等着我。

在一个微风不燥的夏日，我再次回到生养我的地方。这里树木蔽日、清溪环绕，倚窗闻鸟声，推门见苍翠，青瓦黄墙的房屋错落有致，房前屋后果实累累。在这里，可以寻找到记忆中失落已久的美好田园生活，重拾往日温暖的乡愁记忆。亲切的乡音啊，比林间清脆的鸟鸣还要动听。

晨曦中，一轮朝阳跃过村头老槐树的树冠，给一大片青翠的叶子镀上了金色。我站在稍远处，不忍去惊扰这片恬静。眼前的村庄，满眼翠绿，让我心生欢喜。

槐树枝丫随风摇曳，彩色蝴蝶的翅膀划过眼前，花香在鼻尖缱绻。暖风吹来烟火气，夏日的故乡，依旧是我记忆中的模样。

八一 壮英雄气 砺强军志 新时代军旅诗歌创作选登

描 红（外一首）

■尹 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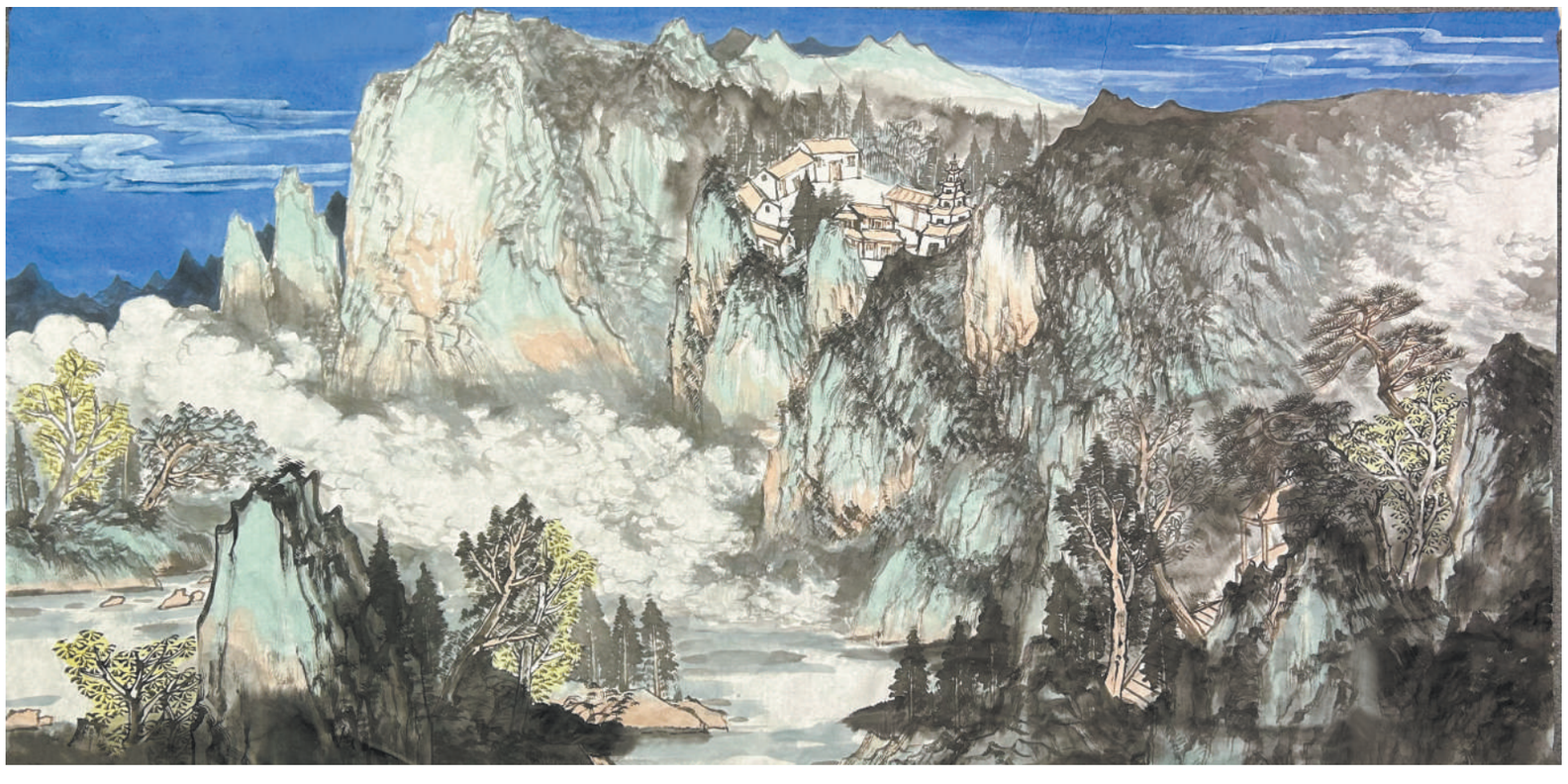
高山上
矗立着一座界碑
每当站在它面前
高大的树木也显得渺小
飘浮的云朵也变得庄严

它是一部读不完的书
一代代战士
用汗水与鲜血书写
忠诚的颜色永远鲜艳
界碑描红是新兵“成年礼”
战士紧握着手中的笔
无比神圣地描着两个字
中国

晨 光

燕子欢快的歌声飞过
晨光似被号声唤醒
赶走了薄薄夜色
在风中移动的迷彩
镀上一层闪电光晕
那如星般闪亮的目光里
是坚毅和执着

战士迈开步子
跨越山河
脚步声如同战鼓
铿锵是排山倒海的歌
把激昂送给红日吧
让灿烂在脸颊折射
这是一个迷彩的海洋
燃着青春之火



青山初晴（中国画） 李俊柯作

文学作品

长征

第6143期

社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：100832 查询电话：(010)66720114 发行电话：(010)68586350 定价每月20.80元 零售每份0.80元 承印单位：解放军报社印刷厂